

馬斗全

六年前，江西學者張國功於北京《博覽群書》一文，說本人與山西幾位學者，「都不大喜歡作學術文章，不撰寫四平八穩的所謂「學術論文」，而鍾情於更為隨意灑脫的學術隨筆。一事實如張國功所言。張國功是讀過我的一些文章，我們素無交往，所以他不曾知道，我已多年不怎麼參加所謂「學術會」的文章，而喜歡參加一些雅聚活動。

說雅聚

雅聚，或曰雅集，指文人因所好之事而聚會，如吟詩談文、交流書畫琴棋藝等。因皆屬雅事，故稱爲雅聚。文人雅聚，在我國有着極爲悠久的歷史。較早而最有名的雅聚，應數公元三三三年的蘭亭雅聚。宋代著名詞人姜夔《一萼紅》詞有「西樓雅集」語，另一著名詞人吳文英《宴清都》詞有「良朋雅集」語。張錕《鶴鳴堂》云：「又成雅集相依坐，清致高標憶竹林。」以至近世，不但文人仍多雅聚，如吳梅答徐徐錚之作與寇夢碧張恨水詞之作，皆有「西園雅集」語。雅聚人數可多可少，王羲之召集的蘭亭雅聚，四十多人，規模較大者。唐代詩人鮑參與八日佳辰之雅聚，即池上閣開四五人。這種雅聚，多爲同道之友自發組織，有的甚至是即興而聚，不同於如今的正式會議。所以較爲鬆散，較多隨意性，一般沒有什麼紀律和約束，還出於友誼方面的事先安排。雅聚的目的，除所規定的內容外，還出於友誼方面的原因。所以說，雅聚其實就是聚會、交流、敘舊、交友，有真誠之成爲之領導講話，無枯槁無味之大會發言。有傾心之交流，有真誠之探討，乃至有無拘無束之嬉鬧取樂。正是這種隨意、閑談式的雅聚，能起到交流、探討、提高的作用。傳統的雅聚形式，不但意義和作用明顯優於現今許多學術會議，往往由某人做東，或大家湊資。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先師羅元真先生與一些詩友每人攤一元五角作飯飯，現在越來越難年之雅聚。近期中華詩詞研究會組織過幾次規模較大的雅聚，均是詩人企業家王功權組織腰包。

詩人綽號

古傲狂生

讀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歷史演義和公案武俠小說，裡面的角色大都會有綽號。譬如，《三國演義》裡的孫策號稱「小霸王」，《隋唐演義》裡的秦瓊人稱「賽專諸」，似孟嘗、神拳太保、雙鋼大將，獨打山東六府，馬踏黃河兩岸，而《水滸》裡的好漢們幾乎人手一個綽號。

李白是詩仙，杜甫是詩聖，王維是詩佛，白居易是詩魔，李賀是詩鬼，劉禹錫則是詩豪，最早的還是王昌齡，人家的綽號是「詩家天子」。仙、聖、佛等字可謂一語中的，把詩人們的性格和文字特點都刻畫得惟妙惟肖。細究下來，詩人們的綽號有以下幾種情況：一、由詩人的形象或習慣得來的綽號。李賀因其手指奇而長，被時人稱爲「長爪郎」。而晚唐詩人溫庭筠文思敏捷，每入試，押官韻，八叉手而成八韻，時人號之「溫八叉」。二、因詩人的性格特點和創作風格而來的綽號。這類綽號最多。范仲淹喜歡彈琴，平時只愛彈《履霜》一曲，於是人便送給他「范履霜」的號。北宋詩人林逋，隱居西湖孤山，賞梅養鶴，又終身不娶，故得了個「梅妻鶴子」的號。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喜愛以數字入詩，人稱「算博士」。唐代劉長卿作詩長於五言，被譽爲「五言長城」。三、因創作對象而聞名的綽號。南朝詩人謝道韞曾以柳絮詠雪，人稱「詠絮才」。與她同時代的謝靈運曾寫過三百首詠蝴蝶的詩，被人稱爲「謝蝴蝶」。宋代詩人梅堯臣以《河豚詩》而得大名，人稱「梅蝴蝶」。明代詩人袁凱以《白燕詩》出名，人稱他爲「袁白燕」。四、因精巧詩句得來的綽號。北宋的宋祁所作《玉樓春》中有「紅杏枝頭春意鬧」一句，因其官至兵部尚書，時人稱他爲「紅杏尚書」。秦觀有一首《鵲橋仙》，首句爲「一川煙霧，天黏衰草，畫角聲斷斷門」，蘇軾看後極爲讚賞，親切地稱他爲「山抹微雲」。五、由詩人幾個佳句歸納而來的綽號。宋代張先詞中有一「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三個短語，因此有「張三中」的綽號。而他本人卻更希望叫他「張三影」，因為他有飛揚三句詞「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幕捲花影」、「柳徑無人，隨飛絮無聲」。詩人們的綽號雖說千奇百怪，但它們還是萬變不離其宗，只要人們記住了其綽號，就不難記住綽號的主人——詩人本人。

馬承鈞

名家力薦六部書



得益於國民經濟快速平穩發展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提升，近年來我國出版業始終保持快速發展的態勢，出版物越來越豐富多彩了。去年十月中國作爲主賓國參加世界最大的書展——法蘭克福書展引起的轟動效應尚記憶猶新；今年四月二十四日，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第二十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已在成都開幕，據聞本屆書博會規模又將創歷史之最。據統計，二〇〇八年中國共出版圖書二十七萬種，定價總金額七百九十九點四三億元，比上年同期分別增長百分之十一點零三和百分之十六點九五。二〇〇九年數字出版業的整體收入超過七百五十億元，首次超過傳統出版業收入……所有這些自然令人欣喜，但欣喜之餘也有缺憾和不安——我國國民的閱讀率並未與出版業的持續繁榮成正比。去年四月二十三日「世界讀書日」時，國內某權威機構就指出「中國作爲世界出版大國，國民圖書閱讀率卻連續六年下降」。它援引一組數字說：二〇〇八年我國共出版圖書二十二萬多種，印數達六十四億多冊，但其中課本佔了百分之五十五，而美國的課本印量只佔圖書印量百分之二十……由此可見，中國民衆閱讀不容樂觀。

武俠、娛樂、飲食、時裝、休閒、體育和「星聞」之類圖書更是情有獨鍾。這些書當然可以讀，但這種缺乏人文精神的閱讀習慣只能稱之爲「偏閱讀」，對提高國人整體素質和知識水準意義不大。或許你會說，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熱衷網上閱讀，但我不得不說，網絡閱讀只能算是一種「淺閱讀」，絕難獲得正常的讀書與思考帶來的積極效益。事實一再證明，只有多讀經典名著，對我們才有真正深切的幫助與教益。經典的魅力，猶如歐陽修所云「簡而直，傳新而奇」，如顏之推所云「積財千萬，無過讀書」！當然，我們不否認現代社會競爭激烈，生活節奏過快，人們普遍感到時間緊缺，多讀經典確實有一定困難。但這不能成爲放棄經典的理由，怎麼辦呢？根據各自實際情況，儘可能優中選優、萬裡挑一，最大化地吸取名著精華，當爲上上之策。記得兩年前，《人民日報》曾專訪了六位著名學者、作家和科學家——榮任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的著名學者任繼愈、著名學者季羨林、傳記作家二月河、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蔡朗、女作家王安憶和中科院院士于敏，請他們每人推薦一部經典名著，這六位大家按時交了答卷，他們的力薦爲我們提供了一種寶貴的閱讀指南——任繼愈爲讀者推薦魯迅的《吶喊》，認爲該書使我們認識除舊布新的歷史性，值得一讀再讀；季羨林推薦的是《史記》，他認爲這部書的真正意義「不在史而在文」；二月河推薦了《紅樓夢》，他說讀《紅樓夢》可獲得「最頂尖的審美享受」；蔡朗爲國人推薦《論語》，認爲該書能讓人「感受到心中流過一條有幾千年歷史的文化長河」；王安憶推薦了一九八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的長篇小說《百年孤獨》，她強調馬爾克斯是「繼塞萬提斯之後最偉大的語言大師」；于敏則推薦《資治通鑑》，他認爲司馬光的這部煌煌巨著「對任何人都具有終身的借鑒意義」。

筆名·舊事

張桂亭

檢索當下報刊和網絡，可見許多很搶眼的筆名：白馬探花、人生如茶、鄉間玉米、秋水無痕、上善若水、月上柳梢、月光小鳥……這讓我想起了以往歲月中那些讓人記憶深刻的筆名和其中舊事。「魯迅」是周樹人的筆名。一九一八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月刊，發表了他的《狂人日記》。魯迅的摯友許壽裳，當時在南昌讀了這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可稱爲第一篇的白話小說，署名是很陌生的「魯迅」。他就寫信問周樹人，你讀到了《狂人日記》麼？認不認得這個作者？魯迅立即回信，如實告訴。後來，他倆晤面時，許壽裳問，「你用『魯迅』這個筆名有什麼講究？」魯迅回答說，是取「愚魯」而「迅速」之意。我認爲，自己比較笨拙，無論做學問或幹事情，效率都比不上天分好的人。因而只有更加勤勵，才能在一定的時間內，收到和別人同樣的效果。魯迅的另一個筆名叫「隋洛人」。上世紀二十年代末的白色恐怖下，魯迅曾是被通緝的「墮落文人」。一九三一年，他翻譯出版《毀滅》時，在當局的瘋狂迫害下，爲擴大這部革命小說的發行，而將「墮落文人」演化爲筆名「隋洛人」，含有反諷的意義。郭沫若曾用過「杜衍」這個筆名。他說，「我的母親姓杜，而我母親的性格是衍直的，爲紀念我的母親，故取這個筆名。」郭沫若中學時曾患耳疾，致使聽覺受損嚴重，故又取了筆名「易坎人」，則是聾子的意思。郭沫若有副對聯：「駱駝終須建新國，奮飛還得讀良書」，首嵌「駱奮」這個筆名。駱奮，本名鄒恩潤，幼名萌書，學名谷曾。他所以用「駱奮」這個筆名，自解爲：駱，是駱光養晦；奮，是「奮鬥不息」。用以自勵的意思。英籍女作家韓素音，原名周月實，出生於四川成都，母親是比利時人。爲了表示自己是炎黃子孫，就取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筆名叫「漢屬英」。後來諧音爲「韓素音」。通俗章回小說作家張恨水，原名張心遠。他爲什麼要用「恨水」這個筆名？又爲什麼別的不恨，偏偏恨水？原來，他幼年讀了南唐後主李煜的《烏夜啼》：「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從中悟到了光陰的可貴，於是截取「恨水」二字，作爲他十七歲時在蘇州第一次投稿的筆名，以隨時告誡自己，莫讓光陰像流水一樣白白流逝。而他一生共寫了一百多部小說，確也以自己的具體行動恪守了對時間的珍惜。作家三毛說，最初寫小說的時候，一直不喜歡一個文縷縷的筆名，因爲自己就是一個很通俗的人物，想了一會兒，就想到了「三毛」。「幼年在大陸時愛看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我很同情那個可憐的孤兒——對弱者，對被損害者，要有一顆同情心。」對於筆名，《辭海》解釋爲「著作人在發表作品時不用原名而用的別名」。著作人發表作品時署什麼名，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我的筆名我作主，叫啥名兒，皆無不可。但那一代人在筆名上，給我們留下的記憶，留下的故事，留下的文壇佳話……不僅是欣賞和享受筆名的藝術，也不僅是學習和探討起名的學問，更是受益匪淺的一筆文化和精神財富。

金春鍋貼

王兆貴

得知南京老字號「金春鍋貼」重出江湖的消息後，讓我不由得想起了當年與金春鍋貼的兩度食緣。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剛到南京時，單位所在的湖南路還是一條不起眼的窮街陋巷，街道兩旁大都是低矮的平房，高的也就是兩層小樓，幾乎看不到大型建築，也沒有標誌性舖面，當時有點名氣的去處就屬海員商場了，而金春鍋貼店就在海員商場的馬路對面，逛湖南路的人主要是奔着這兩個地方來的。當年的金春鍋貼店是一平房，門臉不高，舖面不大，店內空間狹窄，充其量能坐一二十人。在這裡吃的顧客，店裡提供碟子以及香醋、辣油之類的調味品。由於民間口碑頗佳，人氣出奇地旺，每天都有人到這裡排隊買鍋貼，而且一直持續到打烊。買鍋貼的人不止於就近，不少是大老遠趕來的，有些人手裡還拿着鋼精鍋之類的器皿，買回家吃。煎鍋貼的爐灶面朝小街，記得有兩口平底鍋輪流作業。排隊買鍋貼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煎鍋貼的師傅現場操作。剛包好的鍋貼用一平板從內師端出來，掌灶師傅一隻手捏起四隻，一圈一圈地將它們整齊地碼到平底鍋上，用油壺均勻地淋灑上一層菜油，合上鍋蓋起火煎烤。爲防火候不勻，約略三五分鐘後，掌灶師傅會戴上作業手套，兩手把住鍋沿，間斷性地進行旋轉。待鍋中有油氣冒出來，掀開鍋澆上一遍冷水繼續旋轉，如是者兩三個回合，經過水燜油煎的鍋貼差不多就熟了。掀鍋的那一剎那，香味隨着蒸汽四散開來，濃濃的誘人食慾。剛出鍋的鍋貼，面皮柔韌油亮，底殼金黃酥脆，湯鮮餡嫩滑潤，蘸着調料趁熱吃，味美可口，齒頰留香。鍋貼類似煎餃，略顯狹長，呈月牙狀，屬於夾餡類煎烙食品。南京的金春鍋貼誕生於清朝末年，招牌是一個叫樊光昌的創下的，最早在中華門的老城南一帶經營。公私合營後，樊氏兄弟加入到南京市鼓樓區飲食服務行業，金春鍋貼也隨之來到了湖南路。湖南路拓寬並對兩旁老房子進行改造時，那些平房都被夷爲平地，金春鍋貼店也在其中。大約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金春鍋貼突然在美食街北端的丁家橋小巷裡冒了出來。那地方恰好在我所住大院的對面，店名叫金春酒樓。不論是店面裝潢、店堂規格，還是就餐環境、衛生條件，都比過去好多了。樓上有雅座，樓下煎鍋貼，人氣仍舊是出奇地旺，慕名前來吃鍋貼、買鍋貼的人仍然需要排隊。這樣，我就又有機會和口福品嚐金春鍋貼了。可是好景不長，就在金春酒樓經營得紅紅火火時，不知是出於何種原因，金春鍋貼又在一夜間消逝了，從此不知所終。後來，湖南路變得越來越繁華，越來越知名，成爲同夫子廟、新街口齊名的南京三大商業街區，也是聞名全國的文明一條街，來南京觀光的外地客人，總要跑到湖南路來逛一逛。儘管這裡的獅子橋美食街遠近聞名，可口的小吃五花八門，來往的行人摩肩接踵，但金春鍋貼店，終究是一大遺憾。沒想到銷聲匿跡十多年後，金春鍋貼又在中央路上再起爐灶，讓傳統的美味小吃重現江湖。開業時，門口又拉起了排隊的長龍，旺盛的人氣不減當年。得知新店開張，有一對年近八旬的老夫妻特意從江寧趕來，品嚐美味，重溫舊夢。儘管如此，坊間的老市民對馬祥興、三九六、金春等這些老字號的命運還是有些惋惜，抱怨老城改造對它們不夠寬容：像這樣的百年老店，爲什麼會屢遭遷徙，到處流浪，爲什麼不能在獅子橋美食街佔有一席之地呢？



我經常乘火車從杭州到東方大都市上海，過了嘉善之後，就接近上海城了，但你發現，在城郊接合部，堆滿了零碎碎碎的垃圾。在田野的空地上，三三兩兩搭着許多油毛氈爲材料的棚子，那裡是拾荒者的天堂。從飛馳的列車的窗戶外望出去，上海的高樓大廈依稀可見，那裡是十里洋場，寬虹飛閃的天堂，而在這裡，卻是凌亂、骯髒，連空氣中也充滿了垃圾腐爛的氣息。一個城市對自然系統的破壞，在城市裡是很難顯現的。城裡人住着寬敞的房子，垃圾有人運輸，馬路潔淨漂亮。但大城市所排洩出來的生活垃圾往往堆到了這裡，城郊成了城市的犧牲品。在所有的城市邊緣，我們都可以發現它們在品嚐着城市發展帶來的生態災難。城郊原本是農村，但現在卻夾雜了濃濃的城市氣味。說這裡城市，卻又是骯髒不堪的。城市邊緣總是以令人尷尬的身份存在着。幾個月前，我去過杭州城郊的N鎮。

上幼稚園難過上大學？

蕭愚 爲三周歲的女兒選擇幼稚園，連諮詢了某「實驗幼稚園」等好幾所全市知名幼稚園，都被告知名額已滿。「我多方打聽發現，這些幼稚園實際上都沒有對外招生，名額都被關係係子佔滿了。」入園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孩子多，一位招生老師說二〇〇七年出生的孩子多，一般的生是特多。據了解，狗寶、豬寶、兔寶、與運寶，持續三年的生育高峰，使原有的幼稚園數量已經不能滿足需求。有統計顯示，北京近三年全市出生兒共四十六萬，而目前包括民辦園在內，北京市四所幼稚園在園人數共二十二萬。也就是說，如果再不採取措施解決入園問題，將有一多半孩子面臨無園可入。

城市邊上

流沙

堂哥從美國通過MSN傳來一張照片，背景甚是蕭條，幾個彎着腰撿拾東西的黑人，一輛標誌爲「豐田」的工具車，一棵小樹上掛着一隻隨風而舞的塑料袋。我認爲這是在美國黑人聚居的貧民區，堂哥說不對。他說這是在世界最大的金融貿易中心紐約。我說這怎麼可能呢，這會是在美國紐約？它多像一個垃圾場，充滿了衰敗和骯髒的跡象。堂哥說：「這當然不是紐約市中心，而是在紐約的城市邊緣。」堂哥發給我這張照片，我隱隱約約意會到堂哥的意思：就是在世界繁華的中心，即使連恐怖分子也垂青的美國中心城市，也會有骯髒令人驚訝的一面。但我隨即發現，這應該是世界所有城市的一種常態，在城市邊緣，總有一些非農村又非城市的東西在滋長，讓人無所適從。

其次是由於學前教育不屬於義務教育，長期以來，政府對學前教育缺乏足夠的重視和投入。政府投資辦學的公立幼稚園嚴重缺乏，民辦私立幼稚園學費昂貴，且教學品質又令家長擔憂。幼稚園需求的旺盛使得學費也不斷上漲，除去交「贊助費」之外，每月的學費也成爲家長的沉重負擔。據了解，目前北京市「搶手」的幼稚園每月收費達四千元，最低的月均也要一千元，全年下來也得四萬餘元。據北京市公布的資料顯示，去年城鎮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約二點六萬元。若以此爲參照，即使選擇一般幼稚園，交費後，一個普通職工的收入也就所剩無幾了。

想到他家提前兩三天就來排隊了，還有人以每天一百五十元的價格僱了民工來排隊。「我提前一天來排隊，只能排到二百多號，而這所幼稚園一共才招一百人左右。」事實上，即便排到「入場券」，可以滿足幼稚園方面提出的高額「贊助費」要求，也未必就能進入幼稚園。北京的韓女士表示，她帶着兒子去北京宣武區一所公立幼稚園參加入園考試。這所幼稚園對外公布招生九十人，但實際只有二十個名額對外招生，其餘都被「條子生」（幼稚園的上級官員或者關係人爲條子介紹而來）提前佔據。有媒體披露，南京一所八十人的幼稚園收到的領導關係條子達八百條。據調查，在北京、南京、無錫等大中城市的部分優質公辦幼稚園招生中，「條子生」數量佔有相當比例。無錫的吳君也向媒體表示，去年年初他「實地」去某名額已滿的「實驗幼稚園」，連諮詢了某「實驗幼稚園」等好幾所全市知名幼稚園，都被告知名額已滿。「我多方打聽發現，這些幼稚園實際上都沒有對外招生，名額都被關係係子佔滿了。」